

夏峯先生集卷之五

容城孫奇逢啓泰著

序

送徐恒山轉山海理餉序

重品格者必觀其所不取急幹濟者須視其所有爲兩者不可偏廢而兼擅者實難其人世豈無皎焉自好者然默體其行徑細按其肺肝非前有所慕於進則後有所懼於罪幸而恒處于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倘可慕者既已得之則無復有懼于

夏峯集

卷五

一

罪或可慕者既已絕望又將甘心冒罪而不辭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徐使君治容治玉廉者讓其守才者遜其爲兩地之祠而視之者固煨煨在人口頰也今之治易守益峻而爲益奇熊經略再起田間采有司賢者一人以治軍儲而至爵者以使君往也豈偶然乎姑舉其一二大端可以濟時艱而紓國難者如以二千金抵加派胸中已不見有可欲矣源頭一清作用自快如辨假印於微落疑似之間挽逃軍於搶攘急迫之際總之人所束手之題使君



曲爲條指人所歇脚之事使君偏爲熱腸一無所慕一
無所懼明自廉生爲從守見經略雄心冷眼意思一當
而獨有取於使君也意在斯乎慨自遼瀋陷沒舉國張
皇議守議戰幾無遺策矣夫不守廣甯京師未易守也
不復河東廣甯不可守也此理之易見而許之蚤決者
然審機觀變其妙用在經撫之匠心後勁前茅其實際
在兵將之湊手使君坐擁關門經理糧餉則又經撫之
血脈而軍士之咽喉其所仔肩又何如耶使君行矣廟
社生靈實深倚借吾知所慕者定不猶夫人之慕所懼
者定不猶夫人之懼也自今以往將可慕者得而可懼
者去天下後世皆信之曰使君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
知使君者固莫如余矣

贈槐慶堂序

坡公曰仁者必有後知言哉雖古人興亡成敗之數令
人若信若疑乃詩書所記載彰彰可考不於其身于其
子孫此王晉公所以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
年之後如持左券也慶堂父秋亭公爲余岳翁所謂立
誠敦信先行後言之君子也懿美固在人口乃壽不滿

德竟以一博士員終其身且數十年來寂若無人而家且益落浮薄無根者往往取青拖紫鉤名先世藉口餘庶不幾令善者息惡者肆乎噫此未深于德之說也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聲名著矣而其入非則其斷絕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聲名隱矣而其入是則其綿亘先世之脈者必此人也慶堂固雅意先志肯構肯堂其器宇凝然望之知爲承家之令子非所謂其人存者與存其人則貧窶可也富厚可也卑賤可也榮貴可也總之不忝于先世而無愧于爲人況乎津

夏峯集

卷五

三

津秀發代耕有祿則是槐氏之德尙未艾也陽明子曰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慶堂恢張先德志聖則聖志賢則賢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則承先志者信不獨在功名也倘身名赫濯而一切所爲俱與先世反先世以孝友而我轉悖逆先世以忠實而我轉機械先世以寬仁而我轉急促則先世其肯曰我有子而能大我之後乎余於岳翁知嚮往故今日以承先志立己志爲區區贈遺之私想慶堂必不弁髦于斯語

贈李心陽序

天地間有其名甚美其味甚長人人涉之人人爭欲去之卽人人去之人人復欲襲之者果何物也余爲質言之曰貧也日用徵逐之人此無足論試執學道之人而問曰爾不欲富乎彼卽勉爲承當而一念憤不能平之意未有不恨時之乖而怨命之舛者蓋其趣不見阻之無味遂自苦耳迨一旦取青拖紫凡可以解吾之貧者不遺餘力而有人焉從旁問之曰爾欲富乎彼必有慚於面而阻於口避之若仇而惡之若染者蓋其名芳而

夏峯集

卷五

四

欲借以爲託處耳有所爲勉承而非其心之所甘則是小人之所喻者而陰以爲就也有所爲託處而非其意之所恬則是君子之所喻者而明以自寬也此學道之人所以鮮底于成而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之家法遂寥寥絕響矣余友李子心陽所稱學道人也其先世乃吾容之富室及心陽之身家不撐半椽力不庇八口無時不悲暑雨也無時不歎祁寒也旁觀者實抱不堪之憂而心陽當之淡如也且其眼底最曠其肝腸最熱其舉止最豪俠而無踟躕之色凡交知者無不敬而愛之且

憐之思所以計永賴者無繇也今且食廩于庠矣恒產
恒心兩有所藉矣試思平生來所茹苦之歲月果若仇
若染迫于不得不遭之勢耶抑有甚美甚長者隱隱躍
躍恍露一綫于其際耶等此歲月耳榮華者日與小人
共域于所喻之中而彼不悟也一悟焉有廢然而返耳
淡泊者日與君子共喻于所喻之中而彼亦不悟也一
悟焉則當下而足耳此非道之富貴斷無可處而非道
之貧賤未敢輕議去也余願心陽毋虛度所遭之境而
尋孔顏之所樂者何在更無願心陽異時榮華與此道
漸遠而猶襲此口吻也同窗知契無物可贈聊共闡此
貧字之義

賀梁如星侍御序

夏峯集

卷五

五

余友如星梁公偉貌通才三任爲令風清弊絕其於治
也卓矣報績奏最徵拜爲御史需命未幾邑之縉紳學
士辱公之知慶公之遇屬文于不佞稱觴爲賀余曰賀
不在公僉曰何居余曰海內凋敝已久今秋禾千里若
焚盡所得不足償官稅飛蝗蔽天飢民遍野誰爲繪圖
九重者公可以直達宸聰矣敢爲蒼生賀天子冲齡踐

祚雨露雷霆之用豈遂無溢喜溢怒于其間補袞有人則激濁揚清獻可替否非所謂以臣直而弼主聖者與敢爲主德賀東西蠢動以來斃鋒鏑而損疆土此不必問獨大臣纍纍被逮被勘其束手而仰鼻息于朝議固籌邊者不足有爲至鬪口而置成敗于邊人亦建言者盡成築舍耳公慨然主持于內則東西其有濟乎敢爲封疆賀人才消長係國運盛衰今雍容廊廟者自不乏皋夔之選然緹騎星馳削爵貶秩之命日下甚至繫獄中而斃杖下者踵相接也遊魂羈土孰非祖宗培植之

夏峯集

卷五

六

氣類乎維持調護仰賴公等不淺敢爲人才賀四者皆關於臺諫余固不爲公得侍御賀而實爲侍御得公賀也時張君星所在坐顧謂余曰子以四者備責侍御誠重之矣抑知今日之體視昔稍輕昔神廟時臺不數人而人兼數事凡有論列用固用矣卽有不用數十年之後猶陰行其言今臺諫之職艱于就而易于去倘于四者或亦有不得行其志者乎余曰否官非能重人惟人能重官耳今之自謂不能行者皆其不欲行者也皆其趨避心切通塞念異不能重官以重人者也夫官有一

時之官有百世之官人有易盡之人有不朽之人與時俯仰隨波上下何難好官我爲但恐其官易盡耳官盡而人之盡也久矣蓋官等耳而所司異宰相行其事者也臺諫行其言者也事猶有格而不得行之會言則無闕而不得言之時言行而志已行矣言或有不行之時而所言之理已獨行於天地古今之間夫孰得而塞之哉公茹苦食淡垂四十年居平二三兄弟所講求于寤寐誦讀之際者蓋亦有日今登第入仕復十餘年三令巖邑儼然繡衣茹苦食淡未嘗一日易也與所爲行已臨

夏峯集

卷五

七

民與素所講求于寤寐誦讀者亦毫無易也非古所稱不變塞其人與人之言曰士之志道者十而體道者百而一體道者十而不變塞者百而一蓋體道者譬涉溟渤期於必濟而不變塞者雖勞筋苦骨風濤毒霧志不少悔余以公之不變塞者知其必能格君致身重官以重人舉四者所仰望而不卽得者公必一一有以答天下之望也自秀才而繡衣所入之途不知幾易其茹苦食淡如故也自繡衣而三公所入之途又不知幾易其甘苦濃淡之境味豈遂有以易其心耶況中州東魯之

墟士民被服明德最深且古來固多以循吏而爲名臣
然亦有功名損於治郡時者人謂有初卽以有終余謂
持末難於持始公將以直諫高天下諒于布素之交不
督過其語言之無當也星所亦曰古人之誼每不以頌
而以規是可以滿酌侍御之堂矣

蓬萊令牛公誌狀序

士而非特立獨行也無足爲士士而果特立獨行也又
岌岌乎爲士矣何也流俗之權太重一切俗事俗情我
日應緣於其中則俗人俗眼便與之相安稍稍厭薄此

夏峯集

卷五

八

態而挺然有拔俗之意且羣起而指之爲不諳事不近
情又相與排斥詆觸之先儒有云非高著眼覷破流俗
抵當不住此特立獨行之所以難也年友牛公羽酒言
不傍人口吻行不循人轍跡神厲志凌以千古自命然
居鄉居官時有所不理于口者總之孤行一路舉俗所
爭趨之事俗所共熱之情而掉頭欲避至意之所是見
之所到挺身與之不顧毀譽殆所稱特立獨行者其人
耶然而已矣嚶鳴同響之情存亡異路之悲心且怛怛
動矣猶憶甲辰余兩人商略文事時而品隲古今公子

吾黨二三兄弟互用激揚寥寥片語深中隱微惜未竟
其才故人亦莫窺其藩始信英雄未遇不獨名湮滅而
不聞且以其身當毀譽是非之衝而受顛倒于世向使
公肯小抑其獨行之意則居官時當不至拂逆上官而
所入亦何至于落落雖然此正特立者獨標面目于兩
間決不肯向流俗毀譽中討活計也余當時亦妄有所
期許今頭顱如許意氣都盡仰面看屋梁作老書生酸
腐語回首少年不免失笑白沙先生之言曰白頭孤負
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時三復斯語不勝徬徨公生平
夏峯集

卷五

九

有王觀察爲之誌陳孝廉爲之狀後一年元配陰孺人
逝郎君輩痛母益痛父日月幾何竭蹶襄兩尊人窀穸
事不必峽猿三聲而腸且寸斷也形骸有盡長年住世
者獨此一段精神稱不朽唯精與神亦非語言文字所
能傳後有知公者當于其特立獨行處得之思過半矣

魏義士還田卷序

魏義士者生于勝國之季迄今逾三百年眉宇精神宛
然如在因而感于立言之業比于功德信不誣也義士
世居容城之沙河村其慷慨好施初于郡誌中領其概

後父老年長者間能道公還田事然事蹟恍惚子孫喬野其人亦在稀微縹渺之間一日余從姪高雅忽出一殘卷示余曰其妻黨魏義士還田卷也余挑燈披閱義士慷慨好施之槩宛逗鬚眉色笑于殘編斷簡中共計所還田十餘頃撒數總數本末註記甚詳一時聞人達士咏歌記敘之文已久飽蠹魚之腹所僅存者危學士素暨其子一二段耳其曾孫堦王公敏再爲表揚則義士之德輝并傳義士者之精氣俱可得于意言之表矣卷存而義士之功德與俱存誰謂立言非不朽盛事哉

夏峯集

卷五

十

按敏爲此卷在永樂五年丁亥卷中吳勉之長歌在洪武己酉危學士父子序記己失年月獨載避兵事在至正戊戌則距今且三百年矣夫還田事至永樂五年大要四五十年間而碑已稱殘卷已稱廢自永樂五年後二百四十一年殘者雖泯廢者猶存使後死者猶得弔殘而續廢非鬼神呵護不至此嗚呼亦云艱矣得之旣艱可令其失之容易余友崔西星與義士同里余曰若知爾鄉之興讓乎夫鄉以義士得名則義士當與此鄉不老凡生于其地而入于其里者當不知如何去其競

心矣。西星慨然爲新其卷而屬余，引其端聞之義士。久從祀鄉賢，不知何時有等作喜戚任好惡之人，謂生前無爵位，遂潛去其主，浸淫既久，微實無人而祠中竟失義士之座。噫嘻！鄉賢而論爵祿也，顏閔一流烏得窺俎豆末光耶？吾容彈丸地，賢豪接踵，靜修忠愍，而外張處士希古人皆能道之，不知義士固開山導師也。

鹿太公舉元孫序

辛未九月念六日，封太常少卿鹿太公會孫靜觀舉子稱觴者，冠履闐門，各致其喜劇之辭。有曰：靜觀年十六

夏峯集

卷五

七

先舉得雄，且適當論秀時，此吉祥善事也。宜賀有曰：仁興以海內名士，年未四十而卽抱孫，宜賀有曰：伯順以社稷臣，暫請林沐，左提孫右挈，曾戲絲靈椿蔭下，宜賀有曰：太公年逾古稀，髮鑠善飯，擁子孫曾元于一堂，宜賀羣而質之，孫子孫子曰：分享之，皆足爲一人之福，合享之，則天地間之奇福也。太公又合子孫曾元之福而彙爲一人之福，更奇之奇也。就耳目睹記，五世一堂，間亦有之。或逮萱不逮椿，或備蘭未備桂，卽庶幾逮且備矣。然不事詩書，未免有偷父氣事詩書矣。使不敦品行

猶華士之淺淺者耳。若五世而多貴顯，五世而皆賢，則天地間一人也。太公爲名侍御，豫軒先生子，復以伯順貴，歷封至太常。是世俗所侈然鳴得意者，而以觀太公不能辨其爲某人子，某人父也。自弱冠秉家政，未明而起，入夜而不息，內外食指數十，無不待命于太公之身。五十餘年如一日，且以七十老人色養萱堂，不減孺慕。子弟若姪，體恤周至，惟其意之所欲，而毫無幾微相拂。至故舊窮親，一言相諾，則舉家贍養。子擇配，女擇嫁，終身無倦色。至于利害所係，如左魏諸君子之事，誰

夏峯集

卷五

三

敢過而問者。太公毅然任之，蓋不得意于世人之所趨，故不灰心于世人之所避耳。總之于天地間，別開眼界，自具肝腸。鍾東海、西山之靈秀于江村一片地，故以五世發名教之光。一堂潤人倫之色，豈偶然哉。龐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廬舍，歛獻瞻戀，則今日之江村千載下，當有繪圖賦詩于稀微縹渺，彷彿疑似之間，可令躬逢其盛者直等爲日用居室之常也哉。余不肖，一年強半，寄跡江村，考德伯順，談藝仁卿，時奉太公手談，見靜觀諸弟嬉繞杖履間，採果之餘。

誦古詩琅琅也。四世之慶，咸以五世期之。而今果然矣。人之言曰：爲賢者後難乎肖矣。爲聖者後愈難乎肖矣。鹿門自侍御封翁多碩德，鄉人士至今談其遺事如睹。古初則太公之懿行醇修，伯順之清忠亮節，亦祇謂之無愧于祖父。倘曾元而後稍弛身軀，便損家聲，則爲賢者後不更難哉。雖然難在此，易亦在此。知其難而易者，至矣。請以質之太公，當必以余爲知言。

送韓參夫南遊序

古稱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此語初未之信，蓋交不越

夏峯集

卷五

三

數舍，遠不踰數旬，卽有以歲月計者，明知其地，知其人，山陰之興，可以朝發夕至。故離別之感，未有甚焉。後寓都門七年，而鄉之朝夕與處者，遠且疎矣。離別之情，始怆怆動也。迄自都旋里，而都之數載與遊者，又遠且疎矣。離別之感，益怆怆動也。曾記出都時，李孟超來晤，執手相別，兩情欲斷，爲賦長歌，幾不成讀。平時飲興飛揚，此未及三爵，則已醺然矣。蓋有所甚傷焉者，故不覺其蕭瑟至此。自是以往，未及與人相會，便苦與人相別。庚午春，參夫攜其子昌過我，驚喜交集。蓋十二年前都門

訂交而別焉者也留草堂數日臨別之際卽訂後期嗣是頻相過頻相留皆有以匡我不逮今歲余下第歸方下期視家弟於武城忽參夫復攜其子昌至益驚且喜因向來祇知其南遊不意其尙自北來也武城爲南行便路雖以病困支離評騰古今商摧性命益發我二十年來未及見未及聞無何將戒裝別去黯然神傷幾踰往年與孟超河梁執手情況繼而思之人非麋鹿豈能常聚且見圍一隅識限一方不幾令司馬太史笑人哉竊嘆余徘徊顧盼不能勇於出門且將望參夫足跡遍

夏峯集

卷五

十四

天下識盡世間異人閱盡世間佳山水以廣吾聲氣拓吾襟期又何眷戀于臨歧愴懷于分袂乎因相與劇談雄飲大笑出門歌太白我執爾手爾達我情之句以送之且恨相知者不再有參夫輩數人爲東西南北之遊也此果我輩之不及情乎抑有餘情乎請以質之南國諸君子

贈楊郎念祖序

聞之王謝子弟他氏不敢輕與之議婚論交益門庭清貴舉世所宗又如唐世族志雅重士流爲天下榮則祖

德之爲後人倚庇也從古然矣然亦爲後人者能世其德冷然于世故物情之外提維風易俗之權則賢子弟之撐持世運爲士人留羞惡一脈而判清濁之途其關係原非淺鮮紀僧真請于其主曰臣叨榮至此無所復須惟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謝紀甫登榻江已移牀曉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乃知天子之權能使貧者立富賤者立貴市井宦寺立躋公卿而踞台鼎而獨不能使不士者爲士至今讀移吾牀遠客一語真是壁立千尋鳳翔萬仞耳吾容忠愍先生爲海內人

夏峯集

卷五

五

倫冠冕而玉川父子俱能世其德遞行于不墜余習其人久見其不激不隨貧而無慙色剛而無猛氣鹿伯順嘗稱無愧名家子其長郎念祖恂恂雅飭逼肖其父一日造廬請曰蓬門之子稍能自堅便有光前世余小子不敏叨爲賢者後如何能無殞厥門以自免于墮落余爲之凜然曰此固忠愍之靈也閭閻之家難于單寒蓋爲無志者立論今子之志懼貽羞于先人則無論異日所以光大前人者何在卽此一段清素恬雅勉勉自修之虛懷恐王謝子弟不敢雁行所稱爲士之清流者非

邪清自與濁遠舉世一切濁言自不入于耳濁行自不措于躬濁念自不萌于心清濁之介既分將是非自判好惡自真法戒自嚴此之謂脫凡入聖離昏入昭凡窮達得喪榮辱喜戚何者足點吾清虛之府哉試觀君家忠愍到頭忠烈始于早歲艱辛不歷困窮拂逆之境則其肩大任重也必不墜則武侯淡泊明志一語真士流之指南也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窠中第二人此君家家訓伯順字以念祖意在斯乎

贈孔氏兄弟序

夏峯集

卷五

六

文武本無分也分之自兵民始自兵與民分統將與吏遂分治屬囊與載筆遂分業因而吾鋒劍鏖種種簡輕重之情形并分左右袒故時平以大帥仰小吏之鼻息世亂以悍將制僞儒之性命錢穀器甲城守攻戰紛出相角而不相習國家倚重文武何事而凌競至此經世淵源旦望不具論間以中朝卿士出秉節鉞壯猷元老如方叔召虎指可勝僕六月之詠鋪張吉甫將略已備飲至一燕結以孝友張仲相成之誼甯顧問哉世事至今日未敢深言特嘗扼腕文武元黃輒嘆比肩事一人

何啻兄弟。是安得用同氣之誼。告迺。今于孔君兄弟有當也。君諸父起家文事。而沈毅恍爽。實著燕南。余交最久。所得張子于度。劇談又甚悉。君兄弟遂各以文武應當途之選。客歲已卯。公諧捷武闈。庚辰。公參舉茂才。于度走相告。余喜不寐。非第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文武吏士告也。諸儒有經而精於談兵。亦稱經。可見經常一脈。亘天地古今。同源而賄。文與武特分領而未可分歧。是何殊分形異名。而稱兄弟。迨邇及同氣。又作何觀。此誼不講。文人薄刀戟。武人遂薄章句。如所謂舌鋒劍鏑。

夏峯集

卷五

七

箭輕。騎重。陷阱百出。至舉國家錢穀器甲。城守攻戰。死生功罪。徒付一擲。可勝浩嘆。闔牆二字。中士羞稱。今以文武闔牆何多也。沈疴難醒。天若特就君家同氣中。標出文武二義。使人回首一思。舌劍相激。奚啻掣擊手足。舉一切冰炭。都消歸同氣。變左右袒爲左右手。世事庶有瘳乎。公參文藻久著。公諧從事督師。以膽勇稱。往復同華午嘉士。顧余訂盟忠孝。虎觀麟臺之業。固君家自具。余故不爲君兄弟喜。并爲當世告。爲問天地生吾有意無也。余客百樓。故文皇征遼駐蹕處。危樓環峙。遺址

巋然議者謂不滅武陵深隱頃君叔養遂過余慨然曰
此未足恃往高陽師相爲守關計迺畫地數百里外守
甯遠迄以固圍目前盜警正殷落落數樓可終避乎爲
指畫邨居外某可臺某可堡而中堅犄角諸樓遂屹然
成重鎮至今想揮指風生余腋猶習習也養遠文士迺
武略爾爾知於家庭間籌樹立至熟于度試以余言質
兩君文與武分曹否戰與守分窾否簪筆廟堂荷戈原
野分委任否今天下未可謂無事則君家父子叔姪兄
弟有餘師矣又聞君家有弟公亮年少英英具遠識抱
偉略且兼兩兄之長然則孔氏之興其未艾乎

真峯集

卷五

六

贈羽士趙東明序

聞之耿廣舉云南王村有羽士趙東明者其人入世不
深究心岐黃之業業遂以入世不深而進子固善病人
也吾家子游其病更甚每延之來果隨手奏效廣舉又
謂其人不獨業進而日用所需有則傾儲與共無吝心
無則粗糲自甘無妄心跡其所爲殆似有道之人焉予
聞而異之曰吝心與妄心兩念相環桎梏千古卽眞寶
學道者有意無言萌芽尙在非克己之盡漫云去吝而

祿妄吾不敢信也東明之無吝心無妄心果得之學力
之後耶抑質任自然生而不爲世網所羈殆天機之偶
合耶其人能逃楊歸儒則車裘共做釜甑生塵者當攜
手同車矣廣舉云東明之歸楊也蓋有不得于家庭骨
肉間故借楊以爲寄卽其攻岐黃也亦借岐黃以爲寄
總以天地爲蘧廬身世爲逆旅在昔清平之世且多黃
冠之遊今何時也頻年鉦鼓日不停搗室家廬舍蕩然
灰燼文武將吏日死於法者不知凡幾而縉紳國老且
接踵殉城何如寄跡於楊寄跡于岐黃猶可以自適其

夏峯集

卷五

九

適耶子聞而黯然而久之不復置喙廣舉遂合同志爲
文而告於禮曹吾家子游亦以其言贊之遂給劄云立
志清修身無非禮之事苦心醫業手無難療之人投劑
不問貧窮惟勤惟慎謝儀恥言多寡曰儉曰廉旣無忝
於元門兼有功於利濟信斯言也東明殆所謂有道之
人與諸君子不欲委此劄于草莽也予爲次第其語以
遺之

王顯又入國學序

憶辛丑予遊成均時司成楊荆巖先生子庚子座師也

一見輒謂曰子年少登賢書此來豈爲入官地耶京師天下英才所萃吾爲新學宮數楹子等肄業於斯作一事有一事之慊心歷一境覺一境之得力方見友天下友千古之意每一念之孤負師恩輒爲汗下今王子顯又亦且遊成均試思此何時哉自京師至海隅無處非驚心之地自宰相至散僚無處非束手之官顯又諒非循此爲入官地也客曰今天子加意國學每欲破格待人從此入官路亦稱捷況從來國有大事臺諫不得關其說太學生伏闕上書如陳東者流何嘗不可表見于

夏峯集

卷五

三

後世第患其人非則位愈高而損于己者愈大其人是則名愈隱而全于天者益多又何論入官不入官哉予曰宰相以身係天下之安危者也臺諫以言係天下之安危者也古昔盛時明良魚水諫諍無名自宰臣失格心之益諫臣之補衮之忠而散秩末僚暨書生輩始憤然有不平之鳴陳東所諍係君子小人邪正之分李伯紀一用來事猶可爲卽如鎮海君一事未聞宰相作何主持臺省如何申救獨耶署一言罪罹不測使陳少陽而在能叫九閭叩天王明聖乎予固爲顯又籌之矣顯

又母老而後嗣未立自鼎又捐賓客而嫂氏以義烈殉
熒熒猶子相倚爲命夙昔之事親從兄者今且專其爲
人子之事又代兄而兼爲人父之事則履危蹈險正穢
毫不得涉焉客又曰危險豈此之謂哉順風覆舟美味
滋毒伐性之斧斤正在此淫聲豔色敗我之名行斷不
在拂士法家烏知安之非危而平之非險也耶又烏知
危之非安而險之非平耶故禍福吾不得豫知其禍福
疾病吾不得豫知其疾病損益吾不得豫知其損益子
弟之賢不肖吾不得豫知其賢不肖所可知者欲得福

夏峯集

卷五

三

免開禍端而已矣欲卻病謹其致疾者而已矣欲受益
察其損我者而已矣欲令子弟賢勿教之爲不肖而已
矣顯又旣稱孝弟謹信于鄉黨間正當出而問天下古
今之大可徒悠忽自放甘老巖穴哉子爲之躍然曰我
之爲顯又者淺子之爲顯又者大況久從遊鹿太常之
門素講求于作人作官者隨地自有慊心得力之處定
不虛此成均遊也

張郎鴻勳舉秀才序

于度張子三十年來爲大河以北萬不可少之人垂髫

從鹿伯順遊伯順謂余曰之子嶽嶽自立英氣逼人
以此見短我以此見長辛酉以明經雋選受知左公淳
邱其受知淳邱也以先受知於魏廓園二君之重于度
皆以氣誼不獨專在文藝乙丙左魏罹璫禍于度冒死
周旋南國有心人比之魯朱家俠氣之名滿天下甲申
歲宗伯曾具疏以聞南中之企慕于度真如麟鳳又不
止爲大河以北不可少之人也戚知中余與于度相知
深三入雙峰患難與共百樓六載比鄰而居每挑燈細
語對月深談余懷無不可告于度于度有懷無不可令

夏峯集

卷五

三

余知也逆聞逼畿南士子赴選于度曰頭可斷官不可
受勁骨雄心伯順所謂嶽嶽自立者葢蚤見於垂髫之
際矣于度早失怙獨力奉母三十餘年沒復獨力襄大
事撫弟姪輩倍極苦心事親立身昭然在人耳目今其
子鴻勳舉秀才夙昔觀型於事親立身之際者旣熟且
久其所以慰親心而展子志者當必有在或不沾沾以
一子矜爲得意也人生所歷之境富貴而外皆逆也余
謂貧賤何逆之有當貧而貧當賤而賤則貧賤有餘榮
不當富而富不當貴而貴則富貴有餘辱伯順常云貧

字擡舉人此是生平最得力處孔顏之疏水簞瓢非道
之貧賤尙不可去況道中之貧賤不能恬而安之又烏
能歷造次顛沛一切患難之境哉伯順衣盞承受者寥
寥于度三十年名宿隱然係一方之望故因是舉而及
之若云爲子衿贈也非余意也并非于度意也

和論語頌序

論語何爲而有頌也宋儒張無垢有會於尼山之心隨
摘一句而贊嘆之歌咏之以被之於聲詩者也頌何爲
而有和也吾友賀懷庵有會於尼山之心并有會於無

夏峯集

卷五

三

垢之心又各就無垢所頌之句而補綴之翻譯之以共
被之於聲詩者也各八十八首夫謂此八十八首遂足
盡尼山之蘊乎非也自其散殊言之千萬言未盡也自
其本源言之一言可盡也不見夫春乎發于姚魏則黃
紫爛然發于幽枝細草則嫣然自媚耳又不見夫月乎
臨滄波俯平沙則鋪灑萬里若其小砌閒庭則幽冷可
掬耳尼山正猶夫春也月也元氣淋漓山河大地一齊
蒸動中天皎潔幽谷遐方無不照臨無垢所頌第就無
垢見之而尼山之面目無隱於無垢懷庵所頌又就懷

庵見之而尼山之面目亦無隱于懷庵嗣是而再有所
頌者千人百人各任其挹取焉而不禁然其蘊仍淵然
穆然終古未有窺也尼山以一身統天地帝王之全子
思能頌之中庸一書皆所以註解論語孟子願學孔子
七篇皆頌述孔子之意迨有宋諸儒學術醇正雖論議
微有不同然皆不謬于聖人無垢壘山高第刻勵向學
而孤行其意其所自得深矣懷庵雅好讀書畿南學者
稱其負氣不偶激烈慷慨有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
余謂此志非學不實此志非學不滿半部論語佐太平
夏峯集

卷五

五

亦豈在多況其鄉實子聲得伊洛之傳爲元大儒懷庵
紹明其學須先範其身型此論語頌之所以和也程子
曰讀論語有讀了後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
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懷庵之和論
語頌殆庶幾乎無垢之言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下學
上達敢以聖賢爲法願懷庵亦從事于此不必求頓入
驚懸妙也

送江公孫歸時江序

江右江公孫鄧潛谷之鄉後進也生平私淑其學兩爲

博士弟子師上習其賢士服其教以久秩遷新鄉丞求
退不許勉就官齋署蕭然嘗脫粟不繼日杜門手一編
自娛邑紳士之賢者皆儲酒招與論文卽上官亦皆以
老儒目之每就余夏峯商學信宿忘返旣念母老迄歸
臨路謂余曰歸去期十年讀書不敢以老廢學也余曰
君可謂志士矣江右理學之藪也諸儒輩出淵源不遠
抑知學之所以爲學乎學者聞見日富耳目日勞無不
晰心性之微嚴儒釋之辨至論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
則曰心與性一也心之無善亦可曰性之無善乎余嘗

夏峯集

卷五

五

思之天命謂性此性之至善也先正其心心可同於性
乎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
要會得時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也至儒釋論心性處原
自有分窮歸究處更自懸絕乃以虛誕之辭文其假竊
之柄總之認心與性不真以虛明爲端倪以枯寂爲未
發心非統性情之心而性亦任氣質之性學愈晦于天
下也久矣潛谷之學能會其大於諸儒訓述有辯五經
有釋余嘗服膺其說君之鄉有謝秋水宋白石二君子

歸幸以予言質之

代成有終卷序

余嘗讀坤卦六三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則知臣道妻道
既待天以始之生不能不代天以終之成從來臣事君
妻相夫處事之常與遭時之變有令人唏噓讚述而不
能已者魏鄭公云願陛下使我爲良臣勿使我爲忠臣
至哉言乎夫人臣何樂乎以忠見哉時平事理都俞一
堂臯夔之世較龍比之世何如此可想紅顏孀婦視白
首佺儷者自不可同日語也李子景尼有母張年十六
歸其父九苞公方弱冠公贖志以歿是時張年始十九

夏峯集

卷五

美

堂以上白髮蕭蕭有姑待養遺孤長時可兩歲餘次行
可卽景尼甫三月耳張曰未亡人唯有相從地下他所
不及也遂絕粒姑薛母王再四泣諭之曰女若此圖其
易矣呱呱兩兒命寄如綫李氏其不血食乎曷若爲其
難者數日稍進勺水毀容茹淡奉孀姑育兩子躬親紡
織細大兼營姑病而請以身代子長而戒以就學夫子
有兄貧而粟粒以周歿而棺衾以葬一身而爲李氏也
子者一身而爲李氏也父者而後可以死夫母以節著
人子所不樂聞也當其悲風咽月相向熒熒未亡人之

心事恃唯有子而子念陟岵靡依瞻我所恃所以慰孀
聞之艱苦者正人子終身之事景尼每向予言生不識
父念母氏五十年飲冰茹雪泣輒數行下憶癸未甲申
間天子曾下旌廬之典宗伯以時艱未覆余兄弟謫墮
無聞實慚我母敢借仁人一言爲重余山人也烏足以
揚母節然知母節之悉者莫山人若也存之野史藏之
貞珉山人之意而寵之綸音聲之歌咏則又嗣君之心
也試觀史冊中稱令母者曰陶母曰范母使非有侃也
滂也豈能垂令名于後世哉母以節成子之孝子還以
夏峯集

卷五

三

孝揚母之節地道代天以有終婦道代夫以有終矣因
題代成有終冠于首以質之好德者

題跋

題金忠節一門殉義記略

嗟乎甲申三月事何忍言非伯玉一流則天維地柱撐
拄無人國非其國矣憶甲戌至都都人士咸曰許大燕
市借道隣伯玉二君爲生色然則伯玉之生之死係斯
世斯民之重其生也非虛生死也亦非徒死矣箕疇以
考終命爲得其死余謂公御河一死拜母別弟就義從

容魂魄何其清英靈何其肅也侍先帝見二祖列宗永
有辭於天下後世其得正也莫有正於此者矣況堂上
老母見義明決月餘室人甘心殉義弟錄死而生生而
竟死一門之內忠孝節義昭垂日月將天維賴以不傾
地柱借以勿壞彼不得其死者卽祿位壽考豈可同日
語哉公沒之二年弟鏡始從余遊忠孝家風識趣自異
然於母嫂兄弟之死備經苦楚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
而廻腸是死者卻爲其易生者反處其難伸遠勉之哉

題史忠襄傳後

夏峯集

卷五

天

忠襄自初入仕至閣部督師精勤敏練隨地効忠可對
宗社神人可對天下後世洵無愧色第當艱鉅之任須
有遠大之規知人善任則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
一手一足左畫方而右畫圓乎擇君而立間不容髮約
馬士英與共功此最失著天下事不可爲矣總之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

題史道隣傳後

維夏赤豹史子過訪夏峯述其風昔愴然興思旣而口
明之亡也不亡于逆闖而亡於逆璫君知之乎予曰然

楊左諸君慘死。戕賊元氣。此不必論。高陽閹部當關。誰阻其成。君家閹部守江。誰敢其事。言念及此。諸逆孽之罪。豈勝誅耶。余嘗謂高陽善于知人。而不善爲人。知君家閹部長于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總因惜其不成。爲此痛哭流涕之言。若必善爲人。知豈遂附小人而陰爲之用耶。馬阮諸逆。通國皆知。公豈不知。但事權有歸。旣不能制小人。勢必爲小人所制。到無可奈何。只有拚一死以謝天地祖宗。將如彼何哉。公之品行。天日爲昭。當自不晦於天下後世。何患乏歌咏闡揚之人。公督師

夏峯集

卷五

五

時衰腐曾蒙知己之言。實負公然倍感。公今髦矣。聊附數言于傳後。以識吾私。併以復赤豹。

題真先帝臣冊

魏子一鰲自平定歸爲余道蒲城。令朱公一統殉城狀。一統蓋平定人。而宦於蒲者也。繼而出一冊。乃蒲人單君允昌所立傳。常君若禎所著始末暨屈君必昌等所爲祭文備述。死難義烈。行間字裏。生氣猶存。因念甲申三月。先帝以身殉社稷。時在十九日。余郡二十四日。猶以孤城抗烈。燄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烈而死者。指不

勝屈不謂保定而外數千里節義相望僅得之榆林又復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亦可謂烈丈夫哉公殉義在癸未十月先帝嘉公死贈按察司僉事因題其冊曰真先帝臣稱忠烈從眾議也蓋君死社稷臣死城守是君是臣始兩無愧色耳

題南川遺詩

予昔聞張南川先生名欲讀其詩而不能得也每恨文士標格轉盼陳跡造化似有意妬之者邇始得其遺椒山詩與江陵書不獨文士之雄而契結忠臣之盟豫折

夏峯集

卷五

三

權相之焰識力氣骨高人百倍先生非一國士蓋天下士也況以芮城爲父睢陽爲子家世赫奕乃不百年而聲問銷歇遺文罕睹甯不浩嘆羅生明珍恐其遺詩淪沒粹其聞且見者若干首雖未得諸大全亦可窺其一斑矣後有存者誰忍棄之羅生閉戶讀書不追逐世好可爲南川功臣矣

題篤行君子卷

固安賈正卿樸實醇篤白頭不失赤子之心從余遊四十餘年歷貧富患難流離死生而素心不改初念益堅

所稱有恆者殆其人歟弱冠時兩經廬墓孝行著聞楊
明字都君揚於朝一時賢士大夫如湯君兆京左君光
斗周君起元皆器重之最後肄業江村鹿伯順之門同
人嘉其孝題詩盈卷蜀人陳盟冠之曰篤行君子未付
正卿忽爲人竊去後劉君若宰復題之壬午正卿攜卷
吏隱安慶弔浮邱公墓會甲申兵亂糜爛土地人民正
卿面帶刀痕深半寸妻李烈死次子被掠事定官各任
職正卿素聞守身之義與一僕徒步歸來與余話死生
流離狀慟尙殷殷也已丑其卷復失余因簡伯順認真
草仁卿北海亭集暨余與吾弟啟美稿中所存者仍彙
爲卷以俟後之君子續爲咏歌噫一卷也忽成忽失豈
鬼神秘惜不輕以君子予若人然予知若人甚晰微而
顯闇而章誠自不可掩惡知前兩經遺失者非所以待
大闡發於今日乎

張忍侯詩草題詞

古來英人韻士詩重人乎人重詩乎予不喜談詩而喜
談人其人是片言隻字足傳也其人非縱神工鬼斧何
裨有無之數哉東魯張忍侯海內有心人也逆闖陷神

京君卽遁去遂絕意仕進因念崇德補景炎之後縉紳
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痛哭荒江斷壘
而不復有榮達之願以予所聞忍侯殆斯人之徒歟信
山胡子與忍侯交善手一編示予予不知詩而服膺其
人況其詩亦能抒寫胸臆而獨存本色何必漢魏晉唐
而後爲詩哉

題念菴集後

念庵陽明功臣龍谿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
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

夏峯集

卷五

三

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
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
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
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
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
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
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
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
功臣龍谿益友

題晦菴文鈔

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椿事正不妨竝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于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并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己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

夏峯集

卷五

三

題白鹿洞聚講四條後

前三則謂是濂溪考亭象山之意後則乃師門宗旨愚謂此四則簡當真切最中學人之病千聖萬賢旨趣總括於此夫凡儒者立論以不謬於聖人爲極詣而所入之途不必盡同如適邦畿從山從水從陸途各不同期

歸於邦畿而已矣。從山者所見皆山。從水者所見皆水。從陸者烏得而非之。從陸者所見皆陸。從山從水者又烏得而非之。及抵邦畿則同一邦畿之見而已矣。蹊徑紆曲俱可相忘也。濂溪尙已。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陽明。此已至邦畿者之言。而紛紛異同牴牾之見。則見山者言山。見水者言水。見陸者言陸而已。何怪乎。至有未曾徑山徑水徑陸之人。徒聞言而鼓煽逐波。則怪甚矣。

題李氏先德錄

夏峯集

卷五

書

子童時知有希直先生紹靜修之傳。而以理學主盟者。也。疏請靜修從祀章數。上得立廟春秋祭祀。其弟都御史侃。誌其先世河南新野人。後徙安次。又以母家容城。遂歸老焉。世系具在。昭然可考也。李生某。彙成冊名曰先德錄。夫子孫於祖父尺地片椽。無不斤斤守之。惟恐失墜。至其精神行事語言文字。則聽其墮越散逸。李生此冊得之于積書博古之家。存之於兵火流離之後。急思梓而傳之。恐其復失。此與守尺地片椽。惟恐失墜者。其重輕何如。耶。予聞之。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蓋。非據則

妄指非實則溢美妄指與溢美豈可以垂示來禩哉是編也獨希直先生爲詳問及其兄與割耳兩節婦至都御史暨篤貞堂諸君子事蹟則邈不可覩矣徒令其子若孫遙想于烟雲縹渺彷彿疑似之間則是編烏容不珍重而什襲之

如存錄題詞

古今憑弔之詩文非其戚而哀之則其賢而慕之出此二者情之所不載也其戚而哀之者要皆平日情事相關肝膽與共忽一旦中道棄去故不禁涕泗漣洳興之

夏峯集

卷五

五

咏歌賢而慕之則不然生不必履其地素不必聞其名或得于賢士大夫之稱說或觸于家人骨肉之儀荆楚不覺凜然起敬油然而興思始于親及其疎起之邇動乎遠是孰使之然耶非戚非賢兩者無聞則僞焉而已矣莽不會抱嬰而泣乎此飾詐以成勢者也韜不會拜墓而哭乎此諂往以希利者也嶠不會沾衣而別乎此破疑以濟謀者也皆所謂無從之涕耳余未識信我耿君然再聞之鹿廷尉曰魁梧磊落伉爽男子也迨余居百樓此中親友無不秦斗至廣我是經輩語次及之鮮不

泣然而淚下沒且數年猶能遵其遺言罔敢殞越足見
信我之身型家範施子有政余因而得悉其生平行誼
孝弟大節已譜入吾政節錄中一時聲氣無論遠近親
疏或爲立傳或爲詩文爭謂其人足存也夫郭林宗徐
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欲
歔瞻戀不忍舍去是豈生而有可借之勢歿而有可希
之利哉要其人之精神蒸動發皇人心故戚而疎近而
遠愈久而愈令人思之不衰信我君之神情意志應自
照耀于天地間而是經彙親疎遠邇之言題之曰如存

夏峯集

卷五

五

錄其亦仁人孝子之思乎

劍南詩鈔題詞

昔茅止生在江村嘗爲同人談放翁詩津津不置口恨
未睹其全戊子歲杪薦馨覓得劍南集手自鈔錄其鑒
賞亦猶之止生也余亦日閱數首偶有當於臆者不問
工拙合兒輩錄之得若干首大都高曠超逸名之曰放
誠自爲寫照至甘貧愛閒慕隱喜幽更有當於老懷也
然其生平大節總在不忘中原一念故感憤悲鬱無地
每時無非此意所蒸動至垂老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

國家祭無忘告乃翁。是豈可以詩人目之哉。佳者不能盡錄。錄者不必盡佳。偶從所好云爾。其所收之句要亦如此。觀者勿謂余選放翁詩也。

題酷吏傳後

嘗聞漢多循吏。讀酷吏傳。郅都等十人。皆以酷烈爲聲。是時民尙朴。知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後甯成輩效而行之。事益多。民益巧。法約皆倣郅都。而廉弗如。趙禹文深。雖孤行一意。然用法益刻。張湯多詐。舞智以神人。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而目之。王溫舒等後起。治

夏峯集

卷五

三

酷於禹。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縱廉。其治放郅都。尹齊以刀筆事張湯。聲甚於甯成。楊僕治放尹齊。減宣爲左內史。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然此十人者。天子初皆以爲能。禁奸止邪。亦足快意一時。而陰慘嗜殺濫罰無辜。謂天道何。予謂此十人者。卽小有能聲。皆天之戮民也。太史公作酷吏傳。以昭示天下。後世雖曰瑕瑜不相掩。只酷之一字。嚴於斧鉞矣。

題游俠傳後

太史公傳游俠。津津稱之不一而足。彼固有所取爾也。

此等人行雖不軌于正。然其言必信。行必果。不愛其軀。能存亡生死人。此固英雄之所喜也。君子獨惜其不知學。知學則勇於從義。勇于改過。視曲儒抱咫尺之義。卑論儕俗。與世浮沈者。天淵矣。唯不知學。以武犯禁。遂使朱家郭解之徒。令與暴豪冥行者同類。而共笑之。無足怪也。吾友鹿忠節少年有俠士風。非深於學問。不能過此關也。

題滑稽傳後

談言微中一語一篇要領。當時敢言之人。未可與莊言。

夏峯集

卷五

五

故以滑稽出之。總之言期于有中。不中而言。不幾贅乎。然不可律以聖賢之旨。此所以爲滑稽耳。

題日者傳後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譬之中太史公所。以爲日者。立傳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此一篇歸結處。見道之言也。予謂身危不獨勢高。古人尙可以貧賤而肆志。今人欲肆志於貧賤。甯可得乎。君子以謹身正物。思患而預防之。庶可免咎。

題貨殖傳後

大學平天下而其實際在用人以理財則財之理也亦
唯使家自爲給人自爲足合之而成豐亨豫大自儒生
俗士不知理財之務而肆言理財之名民生所以日促
而國家所以長貧也太史公論富國家洞悉人情通達
事體能放其意而行之無地不可富也無人不可富也
無術不可富也其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此雖
有激自道之詞然亦占盡地步見唯巖處奇士乃可以
脫然于富貴之外耳

夏峯集

卷五

五

題耶律晉卿傳後

嘗聞元有三儒許平仲耶律晉卿劉靜修余靜修里人
也知有靜修而已繼而讀平仲集暨薛文清崔後渠之
推尊平仲始知平仲矣今來百泉遊息梅溪舊墟再取
其傳而讀之益驚嘆晉卿之爲古大臣也好生一念淪
洑于人元季而生此人斯世斯民之慶也梅溪之蹟已
湮梅溪之人不朽爲書其傳後俾論世君子考衷焉

題毛選君狀後

先生立朝在神廟丁未戊申之間予時遊京師凡屈指

海內清貞沈毅可當大任者莫不首先生也今逾五十年矣先生之潛躍升沈俱不聞壬寅先生曾孫曾侯以彰德司理借便顧予夏峯論學別後兩以書來質所疑且以黃貞父所爲先生狀見示乃知卽神廟時都人士所稱能大任其人也向徒聞其名今讀其狀恍見先生矣先生蚤慕文成良知之學會與龍谿握箸睚義超超有會李見羅居幽囚中講止修之學偕同志詣獄受講連朝昏不懈只此嗜學一念自得者深故能於得喪夷險履之若一爲令居銓居鄉凡所施爲要以理爲主而

夏峯集

卷五

早

氣赴之故不仆蓋天下無無道理之時我無所挾持以自固則禍福死生其所以怵惕我者隨在而是甯能無介介乎先生有本之學出處皎然不用夬則用遯其於易也深矣貞父稱其治邑如朱邑立朝如毛玠居鄉如范希文予謂總自嗜學一念來孝友則真孝友清介則真清介宏毅則真宏毅固非義襲而取之也予更有慕焉自九十三翁六世同居元氣淳固而生先生先生以理學起家又四世而會侯能傳其家學此豈尋常爵位名譽所可比擬因附數言於狀後以識五十餘年景行

之思

題內黃摘要後

摘要者張仲誠與內黃紳士講學之書也如論逆力本體皆順工夫皆逆唯逆所以雖富貴不處也貧賤則不去總是逆力性也有命焉命也則又有性總是逆力如一念常在不分遇事不遇事儼然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如辯恕聖賢所謂忠恕確有把握直是求諸己已卽人也己之心卽人之心也自人失

夏峯集

卷五

望

己之心而人之心於是乎不可測矣聖人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在己我只勿施而已萬物皆備於我向萬物尋萬物能無差乎此等處透徹親切人人快心其餘有令人不能言下醒豁者未免涉賢知之過驚夫婦之愚在仲誠以爲非可說可不說沒要緊的話愚謂可與言而不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言失言總之聖人只是行其所無事仲誠痴心人也識卓而力猛一得于知遂迫欲見之于行且並欲與同人共見之于行此其學誠篤而心誠苦矣愚嘗謂帝王大功業因天因地因人而

已不與焉。聖人大學術，因物付物，以人治人，而已不與焉。只一行所無事盡之矣。不能行無事，其弊也。恐流而爲鑿。夫子自居好學，曰：不善不能改，假年學易，曰：可以無大過矣。又稱顏回好學，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我輩今日談學，不必極深研幾，拔新領異，但求知過而改，便是孔顏真血脉。予耄而庸腐，不足以有爲，仲誠勉之，勿落第二人，是所望也。

題費此度中傳論

中傳論取子貢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一句做主。

夏峯集

卷五

聖

而兼取諸儒之說，以輔之，反覆辯晰，甚爲詳贍。其中以毛血明水后稷文武爲喻，尤令人心折。可謂漢唐諸儒知己老夫理學宗傳於董子，毛公文，中子韓文，公諸儒皆不敢遺。亦先輩之緒言也。湛虛張公常與老夫言，漢儒大有功于聖門。其法聖人不遠，傳義悉有所授。卽宋儒尋求墜緒，皆賴漢儒之力。謂其茫無所知，此亦未可盡以爲憑也。惜湛虛已往，不得觀此度之論，令一快耳。

題西嶽圖

高皇帝一代開天之主，而有夢遊華山之文。黃道周一

代結局之臣而有思在華巖之詩不知華山閱幾千百年而乃得如是君如是臣爲之讚嘆題咏神遊不置山靈亦奇遊哉某日夕對此圖而誦其文讀其詩可使華山道士夢中間之亦當爲之叫絕

題黃梁遺蹟後

愚按是說爲沉酣名利之人下一劑清涼散雖對證非聖人垂世立教之意夫子于宰予責之以朽木糞牆蓋法天之健無一刻可自暇自逸審如是也將使天下扶危豪傑救焚經濟皆以虛生一夢掃之治待誰開亂待誰轉舉世界而歸之昏夢之中可訓乎不可訓乎此可爲達者道也

題煙霞館

有身須宇宙無事卽煙霞予極賞此語蓋身通天地古今爲一體離宇宙何以安頓此身堯舜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局有隱見然分無加損總皆所謂勞心者耳若荷簣丈人之流則不然治亂自在世于己身無與焉果哉末之難已至用行舍藏非役情于宇宙而曰有身須宇宙非癡志于煙霞而曰無事卽煙霞則隱見有道

卷舒合規非聖賢而豪傑者鮮能與于斯予庚寅避地
來蘇門隱君已先結廬于百泉之上予嘗以煙霞逸客
四字額其廬隱君卽以此館爲同人遊憩之所予因爲
社約數則蓋爲此地不可無此館而此館不可無此人
蘇門一區從來多寓客許平仲自河內來姚公茂自柳
城來竇子聲自肥鄉來班荆而友相視莫逆堯夫暨子
伯溫公茂暨子誠齋姪牧菴許平仲暨子時可則父子
與偕至嵇康之從公和姚牧菴白素菴王秋澗之從平
仲迄今父子作述師友嬰鳴猶爲蘇山蘇水留爽氣也

夏峯集

卷五

四

人固藉山水爲緣山水允藉人爲重豈待問哉隱君少
壯行蹤非耽邱壑老而休息於此其識趣過人遠矣

題壩簾卷

先伯兄國重先生素不作詩慟先府君無病而逝於廬
居時有哀吟二章歷年多稿遂不存仲兄啟運晚有遊
豫吟季弟啓美詩最富兩大人見背後予偏有緣于兄
弟之間兩兄視我其友愛甚于我之視弟啓美事我其
恭順甚于我之事兄聚散離合之際各有相憶之什今
兄若弟俱逝予日就衰每念夙昔輒流涕不能自禁因

令兒子輩搜輯從前相憶諸什錄十之二三爲一卷日夕瞻對聊以寄予寤寐之思

題五弟啓美詩帙後

啓美舊錄其詩四首淫孫愛而珍之臨其字并誦其詩按此詩在甲戌前京衛武學作也有詩數百首抵武城困于病以稿付余令選而授梓余時無多暇僅錄什一于千百後謝病歸詩更進且益多因書劒飄零刻與選兩無力焉歲月悠忽撫卷興思小子輩護存之以俟後之君子

夏峯集

卷五

墨

客座私祝跋

人家子弟做壞了多因無益之人日相導引近墨近朱面目原無一定多暴多賴習氣易以移人余不敢以槩天下之賢子弟就余見時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轉徙難憑日與飲者遇而余之嗜飲也轉甚日與博奕戲謔者習而種種之好余亦不肯後於他人也或時而對賢士大夫語夙昔之事隱微之念唯恐其革除之不盡而洗淑之未到迨賢士遠而便佞親則悠悠忽忽故態又作噫友雖五倫之一實貴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而

妙其用少年未經世故此義尤爲喫緊私祝數語嚴切
簡明直令宵人輩立腳不住其子弟賢當益勉於善卽
不賢或亦不至大壞極裂不可收拾先生崛起正德功
定叛王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封國片言隻字
無不足提世覺人獨取是篇而刻之蓋人未有不愛其
子弟而子弟之賢不肖實於此判聖狂敢以公之吾黨
士之共愛其子弟者

冰雪飲跋

清濁苦樂四字其點畫形象人人識之其義則人人不

夏峯集

卷五

吳

識也余嘗見世有一種人豪華自喜清所濁而樂所苦
異世沈淪而不悟此無僞之俗人也又有一種題目甚
明勉其清而襲其樂寸心恍惚而不真此作僞之雅人
也嗟乎雅而僞爲之心勞意攘而苦乃滋甚孰知真能
清者之自有餘芳耶真能樂者之自有至趣耶白沙有
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
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會此機括則
六合内外上下古今都一齊穿紐可因此飲而直究生
人之初矣願與同志者共闡此冰雪之義

鹿太公助餉跋

已。鹵。據。良。固。其。遊。騎。一。薄。定。興。之。祖。村。一。逼。容。城。之。白。溝。范。撫。軍。質。公。遲。五。日。至。此。方。生。命。不。死。於。鹵。定。死。於。逃。軍。與。把。棍。耳。雖。有。粟。孰。與。食。是。役。也。一。民。一。士。一。粒。一。粟。一。車。一。馬。皆。太。公。面。相。商。度。曉。之。以。急。公。之。義。開。之。以。相。關。之。情。迨。餉。已。解。而。又。不。欲。自。居。其。名。太。公。之。德。穆。乎。遠。矣。伯。順。識。其。出。粟。之。姓。名。以。示。與。人。爲。善。之。意。此。舉。實。成。於。太。公。與。仁。卿。此。何。可。令。其。沒。沒。也。

鹿太公賄軍跋

夏峯集

卷五

七

設軍所以衛民也。今乃以之厲民。無論積衆成強。爲脅。爲劫。爲淫。悍。然無不可縱之情。無復可憚之事。卽合宗。族。鄉。黨。以奉一軍。而軍之怒目奮臂。有敢與抗焉者乎。此太公所爲有觸。而興亟爲合族計。永賴也。夫軍所應。貼之物。數雖無多。然一族之人。無不騷動。稍歉於額。數。之中。則相鬩於無已。稍盈於常格之外。遂相安於無言。太公損己膏腴。以代族人帖軍。軍卽悍。斷不能悍於厭。心之後。與德我之人也。明矣。太公在家。而家無不齊。獨。惜其不代碌碌者。而爲將爲相。豈患不能御吏。而御兵。

也

鹿太公德紀跋

魏忠節爲大行時過江村信宿有詩以紀之乙丑孝子
學泐再過江村其居停依然忠節之故廬也因手錄其
尊人之墨蹟而以藏之篋中且謂余曰某父子前後兩
居於此可謂於此地有緣但前番光景和以悅作家尊
之主人易此番之光景悲以慘作小子之主人難萬一
得脫樊籠而過家巷當以一舟迎太公遍尋吳越山川
之勝不肖父子亦得從容追隨仰邀一日過臨以報兩
夏峯集

卷五

吳

番投止此真千古奇快也果可得哉噫孰知其竟不可
得也孝子百韻情慘而意摯太公之明德入人於此可
想見矣太公之德固難名然一遇人而令人心折若此
此其隨事隨人可紀者也因爲德紀跋

乙丙紀事跋

余侍太公三十年矣其肝膽淋漓時愈危而力愈猛勢
愈迫而情愈真古來慷慨節俠急人之難而聲施不朽
者恐未必如是之中情而近理也左允之之言曰如何
是聖人鹿太公乃真聖人耳允之爲浮邱中丞躬親見

其慘淡經營心力俱竭之狀故不禁其傾服至此是役也余亦有言詳其顛末總之太公爲其難于度庶幾無媿止生以三烈士冠之余自顧有厚顏矣

跋黃石齋易象正

予往在淦水張湛虛司馬每語次輒及石齋蓋湛虛之尊信石齋於其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不敢忽也獨于其易象正易與詩春秋三經合一奇其說而疑其未必確也予時未見其書未敢輕置一語後數年喬遜集奇其人因託訪得其書與老於讀易者共觀之意亦不能無

夏峯集

卷五

巽

疑也子曰泥其跡則無人不疑會其神則無復可疑矣易之爲道也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盈天地間無一事非物也無一時非易也無一人非易也聖人全體是易故伏羲觸之而畫卦文王觸之而繫彖周公觸之而繫爻孔子觸之而繫象後之讀易者因羲文周孔之卦彖爻象會而通之神而明之各從自己之心以探大易之蘊如周子之太極圖則易之統體在圖矣張子之西銘則易之統體在銘矣石齋讀春秋易之統體在春秋讀詩易之統體在詩謂易與詩春秋合失易之旨并失石齋

之旨矣。先儒云：易之蘊多在中庸。又曰：孟子不言易，卻深于易。易豈獨準于二經乎哉？或曰：石齋固自言之矣。百年之歷，可以觀智；千年之歷，可以觀聖。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矣。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狀，可謂備矣。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詩者，鬼神之吟咏，歌嘯其事也。詩與春秋，遞爲爻象，以圖天地。此明以易準詩與春秋，他經不與焉。曰：此又泥跡者之言也。石齋就詩與春秋而見與易合，故窮形盡象而極言之。以盡易之蘊。正欲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推明是說者。若謂

夏峯集

卷五

五

禹之範，箕之疇，禮樂之中，和而不準于易，是豈易之道也哉？曰：若是，則象正之說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以天道徵於人事，自春秋迄今，易之實歷象數性命原一統事，非石齋其孰能研精至是耶？石齋固一代之奇人，象正當爲一代之奇書，是在讀易者深思而自得之。

杜氏家訓跋

茅子止生爲此序也。德平公精神眉宇宛宛如在其終，之曰：自盧龍一道，酌贄戎庭，故陸沈五百載，雖其地亦產大儒，鳴道德而所存者寡矣。今其地復中鹵，終歲勤

苦以事南畝迨登場滿篝委之不可知之人以去況典籍乎噫斯言也令生其地當其時者有無窮之慨焉予嘗聞一二先達素修名行可爲世模然不一再傳邈不可攷卽問其子若孫亦若秦粵然風馬牛不相及者有之况邇來屢被邊患燕南趙北之間殺掠幾遍卽苟全性命偷安視息然殺賊知短謀身計危此學士大夫所咨嗟飲泣俯仰先隴不能不吁歛低徊也戊寅之冬予與杜氏叔姪昆弟同避地西山迨歸展墓過東江諸杜氏謂予曰自先世所積服飾器物蕩然無餘獨得先高

夏峯集

卷五

至

祖德平公家訓一帙墨蹟如新提命周至夙昔追惟於恍惚疑似之間若宛見其精神行事切念先德平披草萊立門戶長厚之澤慶流苗裔何可忘也敢請子一言以傳子曰是固吾所樂有言者士庶人稍知自立莫不斤斤爲祖父守株茅片瓦無敢失墜况其揭之訓而垂示後人者乎孝子慈孫徬徨篤摯之情固知其不能已也且喜當五世之後君子之澤方將告斬而此帙乃始露靈是必其人之精光不可滅沒故鬼神亦爲呵護秘惜久而無失今讀其訓辭質以信後慎以謀始簡以導

從懇以布誠凡垂之訓者皆其迪之躬罔不行
之家者也夫自大學教衰士不能修而求之齊不由齊
而求之治是故仕也有不知爲政者矣矧家之能政也
德平公以身範家以家範治以範家邦者範子孫其心
甯有窮耶是在子若孫因言以見心因心以見其色笑
起居點點滴滴血誠相貫卽百世豈有屬焉嘗聞伯順
云杜氏當興其先世培基樹德源流已遠意亦謂德平
乎

杜太公遺行跋

夏峯集

卷五

五

杜太公潛江余弱冠時僅一望其顏色然行誼名德未
之悉也繼而交伯順於西江與太公所居之東江咫尺
晤伯順無不晤太公也晤太公無不飲太公也花香酒
熟之時每先意而望之吾兩人亦逆知其望我不覺神
欲往而足欲前如是者幾三十年或少有鬱情失意吾
兩人至言下便豁然其伉爽明敏遊刃忘機絕無藏怒
宿怨之事伯順嘗云孝弟嫻睦任恤君於六行蓋兼之
矣千里內外所聞所見如此君者有幾余日除君家大
人外恐寥寥難嗣響矣鹿太公於六行稱足色而急左

魏周三君子之難幾破家捐軀無易慮杜太公則左右
鹿太公相與以有成也公才德雖未彰于世然于知交
多義烈止生傳已識其大而周恤貧窮篤念骨肉此中
有至德焉余固已取節於友于暨交誼中矣第覺公之
精神行事醞釀布濩於有意無言之隱者殆未可以言
語形容也公臨危之前二日余兩人過而問狀公猶爲
下榻若無疾者然公歸窀余兩人爲執紼慟哲人之云
亡也嗣君開美亟欲以志石之文屬其師伯順因痛劇
久不能搦筆伯順亦以事可徐圖不意城陷遂爾慘死

夏峯集

卷五

五

致令乞言者飲血椎心籲求無路立言者形殘血漬續
書難期以彼此兩相敬重之人而竟成欠事開美每一
念及若負人世之大疚焉因以其傳并行略付諸梓余
爲補其遺事而跋之以識生平相與之雅

魏義士復祀鄉賢跋

胡令君廷佐曰凡天下之爲鄉賢者未必皆堪入國史
而卽入國史者未有不堪爲鄉賢者也因據闔學之呈
復久曠之典於崇禎十六年丁癸前一日置義士主人
祠胡生或恐其久而復湮也附刻此段於集末俾後之

君子有所考焉是集也刻於丙子兵火之後而卷遂被焚於甲申之前義士所還之田計十頃有餘畝而義士之子孫合計所耕之田亦止此數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義士之謂歟

跋家禮酌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而文公獨著文公家禮文公所行之禮也有程子所行者朱子不敢行而大儒行誼謹嚴晰禮深微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焉然且不能槩同況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

夏峯集

卷五

書

而同者亦天時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云凡禮有本有支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支也愛敬不可見因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如本之不務而儀章度數模倣曲盡失文公之意矣

孫少師年譜跋

按公譜長君高苑令銓讀禮三年泣血茹苦編次成之未授梓而高苑君沒高苑次子之藻訪余渥城謂兵燹

之後先少師年譜已多遺失并牧齋先生所爲狀亦未
得存中夜起坐寸心如焚余曰牧齋以狀付余余固恐
其有遺失也已存副本於笥中矣之藻喜極欲泣謂少
師復作因盡出高苑君所爲譜屬余訂之并補其缺余
卒業至遺失處未免掩卷嘆息常於雞鳴夜氣時追憶
平生所見所聞再採之牧齋所撰述因令博兒錄之得
若干卷公生平大節庶窺一斑至其纖悉曲折語言頓
色總公之精神所寄高苑君所譜子孫當字字珍之萬
不可令再有疎虞也南都之刻止生賣水田二頃爲公

夏峯集

卷五

蓋

了此甫竣遂付竈底隱造物者或忌公宣洩大盡耶語
言文字所以傳神也公之神照耀天地輝映日月不借
語言文字而傳但後之君子欲見公鬚眉思公功德則
愈重公文字重公語言耳

跋北地雙忠

蘇秦勸燕嘗以蘇秦調來秦則蘇

鹿公從孫公而東也張太宰問達謂孫公曰鹿職方已
擬敝部司官但聞閣部仍構之邊奈何孫公曰人情於
銓於邊趨避何狀鹿君趨避卽不同世人豈得奪世人
所企望不可得者而加以世人所裹足不敢赴者且其

雙白在堂縱此君盡脫世情尙不虞高堂之念子乎太
宰遂注定將以疏聞鹿聞而辭之銓且嚮孫公曰倘從
相公於銓可辭也善繼卽自列尋常或可辭塞上之行
今辭塞上就銓司尋常人所不爲也相公謂其願之乎
孫公笑曰予敢以尋常人待公正念公高堂爲公躊躇
而不願與銓部爭賢也鹿曰家書來直以從公於邊爲
公忠且勛以先侍御公忠也相公幸勿煩念孫公謝曰
老成人每欲成就後進以大賢之路公肯做聖賢豪傑
吾輩叨在大列肯免公以尋常乎二公相須有成實始

夏峯集

卷五

五

於此後鹿公以太常少卿家居丙子定興城破殉義謚
忠節孫公戊寅家居高陽城破全家殉義謚文正

公忠且五忠手蹟跋

此數紙啓美偶存笥中恐再遺失彙爲一卷置之案頭
恍見其人今且數年矣啓美亦作古余每撫此卷凄斷
不堪讀蓋余受伯順四十年直諫多問之益迄今無日
不入寤寐間也浮邱廓園吾家兄若弟受恩最深而余
之辱知不淺蓼洲以伯順之好好余一如伯順大洪雖
僅半面讖然每向允諧仲知已之言余自慙形穢何偏

有緣於諸大君子哉此卷啓美擬借質公題數字於其
首而質公亦往矣余因題曰五忠手蹟俾吾家之子若
孫存之千百世後此紙應與諸君子之精神不朽而啓
美亦與之俱不朽矣

跋孫少師手蹟後

按少師年譜此詩辛未一片石作戊寅殉節且十七年
矣而此詩光氣如新老臣心事一片石有靈猶能識之
其言曰有天無人有君無臣夫天之下皆人君之下皆
臣安得謂無人無臣也哉則其心亦苦矣雖然精忠亮
夏峯集

卷五

五

節已揭日月而行中天千載下共欽共仰將指而目之
曰少師之人也天之下一人也君之下一臣也又何嘆
乎無人無臣也哉

書鹿伯順手蹟後

公平昔寫字多用敗筆殘紙予問之曰字不成家留佳
紙筆以俟能者子曰伯順字再醜幾分當有人寶而玩
之公歿未幾吾鄉後進珍重公手蹟字誠以人重哉公
生平遺予手字甚多偶簡數幅欲裝成卷以便出入攜
帶藏之不秘竟爲愛者私去真人精氣不磨鬼神定爲

阿護終當復出在彼猶在此耳

跋郝涿川手書後

晨起博兒於篋中檢得郝涿川手書一幅乃遺其同里
越麓楊君者越麓與夢鶴皆涿郡人篇中雅相敬重其
麗澤之益近今未有至其相期向學不肯以老自諉尤
令人深省其言曰學則憂忘于樂不學則益就于衰學
非俗學也俗學蔽其天光正學滋息真氣此真知學之
味者耶衛武公毫而嗜益篤想皆得力于此不知此味
者便以學爲自苦之事北方學人最少靜修而後吾黨
想見當年友朋郵筒往復之意

跋白沙與涿川書後

先生集滿天下有目者共覩然手蹟則不可得而見矣
其人非字卽工不足存也其人是字卽不工不可不存
也如先生者豈容無片言隻字于几案間哉先生靜中
徹悟嘗有句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涿

川生平所學亦耽元默故其交合惜遺其書僅存殘幅
子珍之二十年矣貧家乏寶玩此數字者顛顛明珠也

跋朱勉齋手書後

子甲戌公車都人士相謂曰此中無史道隣金伯玉便
不成京師時伯玉讀禮家居因過子論交焉隨又有人
稱朱勉齋津津不置口後交其師鄔孝徵復述其懿行
歷歷予私識之曰都下三君子今果皆有以自見望隆
一時聲施後世偶閱勉齋手書附此語于幅末以志企
仰後之君子定有爲三君子合傳者

夏峯集

卷五

五

跋胡葵衷書後

馬生自平涼攜來葵衷父子手書故人情深恍如覲面
因憶公嘗甲申後令容子時山居三年不入城市公不
督其疎遠而嚮子益切嘗策馬攜壺榼過草廬爲竟日
驩且令其二子大宣大定婿董蘊生徒步視子未幾內
轉輦下貴人有詢及子欲攜之出公曰渠出未必能爲
當世重渠不出乃能令爲奕世重我輩不能自重顧欲
強人耶古人重知己之言子何能忘情於公也後大定
成進士修舊好益殷公風流蘊藉合容多惠政容人思

之子與公塵外交其寄思當不與士人等公名廷佐

跋念菴答王宗沐問靜

此是念菴大把柄世間學者多在覩聞處做工夫彌縫罔缺點綴徒工祇成一的然耳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乃孔門用功真訣子思能討出老腳正從曾子知止而後能定而後能靜來如不知止將戒懼何所持循豈徒矜持拘迫而已乎歸靜言乎其功也是真實體認語恁是生安聖人須要時時刻刻作戒懼工夫

跋七頌

夏峯集

卷五

本

七頌者頴川劉公勇所作也七子生不同時行不同局劉子何取焉成連爲伯牙學琴陸賈出橐中裝給諸子司馬徽質疑桓伊聞歌沈麟士著屐王績與瘖人對酌韋應物焚香掃地而坐此可以想劉子矣劉子負奇情未遇倘亦思所以移之耶以裝給子又何必泛舟西湖追跡赤松也脚言亦佳無復有辨是非之人萬事一履無復有可喜戚之事總是無可奈何之時無可與言之人只得焚香獨坐而已此可以得劉子志之所存矣雪心云本以我貌我古人宛爾註知言哉

讀十一子語錄書後

周元公

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通書四十章。又與圖說相表裏。言約意盡。未嘗與吾儒較勝負。而諸儒莫不遜謝焉。未嘗與二氏辨是非。而二氏莫敢爭衡焉。卓哉元公。迥乎不可及已。孟子敘列道統。而以見知自負。元公所稱不待教之豪傑。殆生知者耶。程張朱陸。又其見知者矣。

程純公

夏峯集

卷五

空

純公于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于安石。至誠感動。意欲轉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性已成。勢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加害。至誠動物。于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篤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程正公

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學各詣其極各成
就一面目如聖一也而清任和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
不同總之各成其是而已同而異者一本散爲萬殊也
異而同者萬殊原于一本也其著落在五常百行其著
力在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
席始終鄭重其事師爲天下善固已不負師傅矣

張明公

有力量人便有執著不肯服善明公凡事以復古自任
力何猛也而坐撤臯比心之虛也特甚變化氣質四字

夏峯集

卷五

奎

是他生平學問把柄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太和
元氣無庸變化而動容周旋中禮者也知廉勇藝文之
以禮樂此則融其所長變之化之以歸于中和者也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而果能此道此則補其所短而變之
化之以革其愚柔者也愚魯辟癆皆由學力變化故皆
能升堂入室明公之得力共在斯乎

邵康節

康節先生本是經世之學爲他精易數於事物之成敗
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卻看小子他

學問。朱子亦謂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把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才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愚按先生之不肯深把手做者。正知其不可爲。而不強爲。所稱知幾者乎。邇白沙有句云。單學堯夫也不孤。黃石齋舉其詩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層雲水身。獨堯夫有此本領。餘非所及。此則堯夫之爲堯夫也。

朱文公

文公之學。可稱充實而有光輝矣。所謂集大成也。當宋

東峯集

卷五

奎

南渡。屹然以身任斯道之重。切劘君相。綱紀國論。真有功于天下。後世乃身蒙僞學之禁。竟不得收明道之功。至永樂中。章顯宋之大儒。爲道統攸繫。文公書自帝王國。肯下逮閭巷山谷之人。髻而習之。三百年。遵朱之令。不衰。明三百年太平。實崇儒重道之明驗也。人稱其義理精微。心胸開豁。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可謂知言。

陸文安

朱陸同異。聚訟五百年。迄今自其異者而觀之。朱之意。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

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遂若偏于道問學。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遂若偏于尊德性。究而言之，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總求其弗畔而已。南渡以來，眞實理會者，獨我與子靜二人而已。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好參悟。

薛文清

文清當王振曹石用事之時，而屹乎不拔，嶠乎不染。所

夏峯集

卷五

齋

稱端亮誠怒之士。儒而君子者也。其門人稱其剛毅似伊川，書法似元晦。予謂生平所學，乃伊川元晦之學。故其人學書亦似之。或問文清與文成同異，曰：皆大儒也。各有極詣，正不必強而同之。文清似朱，文成似陸。有朱而無陸，有陸而無朱，未免有偏重不返之勢。相資爲用，正以相繼于不窮。天地不能外，而况于人乎。聖人通變于未窮以此。

王文成

所貴乎儒者，通萬物爲一體，便要以天下爲己任。區區

詞章記誦腐儒而不適于用者也。孔子志在東周，孟子志安天下，此是孔孟之學術，得行其志焉。則親見堯舜，不得志，則美牆堯舜，非苟焉而已也。斯道不明，聖學湮塞，驚博者俗，徑約者虛。陽明崛起，揭良知爲宗，博約知行合而爲一。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斯道爲之大光，而全體大用立，德立言立功，隨感而應，無處非道，無地非學。腐儒面目，得陽明一洗之，庶期月三年之願，非虛語也。摘癡索垢于一字一句之間者，陋矣。

羅文恭

夏峯集

卷五

奎

文恭少學文，倣李空同，未幾棄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宮寮，又與唐荆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于文久之。語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有源，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入微而後知，無不良所舉，主靜歸寂，辯答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真得，始自信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陽明門中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真實得力，萬不可少者，則羅文恭也。

顧文端

子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詢學士年長者東林人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盟者則真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陽諸集讀之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徇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則又其見知者矣

夏峯集

卷五

癸

讀金忠節文集書後

公釋褐最少當官抗節國變死節天下仰之然非其志之所存也其自警詩曰博譽由來不受憐靜深豈假俗爲妍從今焚卻狂愚艸羞向人間道忤權其全編無一語不出性靈無一篇不關名教不止同遊文謝直已入室程朱真所稱聞道人耶

書先志後

我考葬于乙巳秋我妣葬于己酉春一五十二年一四十八年矣志墓之文託鹿子善繼是先考妣生前所喜

與定交者男兄弟以貧出館于外鹿子亦入官遲二十
年始構此文今復二十餘年矣大半浮家山水間旅蘇
門又復七載兄若弟皆凋謝去形影孤子困窮以老抱
病實深合諸子若姪磨片石而書之恍見我考妣之音
容色笑于字裏行間也孫曾婚姻姓氏誌未備者附入

夏峯集

卷五

七



夏峯集卷五

郭祥瑞謹校

